



08054

少儀外傳二卷

全華叢書



全華叢書

少儀外傳二卷

重刻少儀外傳序

曩余有金華文萃之刻既取東萊先生遺書數種次第梓行近復得其所著少儀外傳二卷校刊訖喟然嘆曰聖人之道大而遠而肇基則自童蒙易曰童牛之牯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

少儀外傳序

一
退補齋藏板

湯制官刑具訓蒙士武作酒誥用教小子良以少成若性而習則相遠苟非及其幼穉俾之服習於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文浸灌以古昔帝王聖賢之懿訓則無由祛驕振惰而氣質壞氣質既壞而冀其卓然自樹以馴入乎聖賢之

域是猶泛斷港絕流而蘄至於海也此
必不能之勢矣夫養蒙之法莫備小學
一書茲編實足與相發明而能讀者蓋
寡余故表而出之以遺天下之為父兄
而教其子弟者同治九年秋九月同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少儀外傳序

二

退補齋
藏板



少儀外傳卷一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東萊呂氏曰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禮儀等學灑埽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就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榮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

卷一

少儀外傳

一

退補齋藏板

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榮陽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不慊於心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

楊應之學士言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學問尋究者爲可畏耳

東萊公嘗言凡眾人日夕所說之話趙丈仲長諸公都無此話也眾人所作之事如楊公應之李公君行諸公都不做眾人做底事也

滎陽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聲重則記牢

司馬文公幼時患記問不若人羣居講習眾兄弟既成誦游息矣獨下帷絕編

案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乃指積久功深之時此卽以

誦讀爲絕編於義未安蓋相沿之誤

迨能背誦乃止用力多者收功遠

其所講誦者乃終身不忘矣

並童蒙訓

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

卷一 少儀外傳

二

退補齋藏板

能安灑埽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難矣

並橫

渠張氏語錄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

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

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范忠宣公言行錄

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今之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組豆念慈母之愛始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曰

卷一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藏板

我爲孩童豈敢爲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者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書曰不學牆面孔子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言人不可以不學也揚子曰吾爲開明哉言學聖賢然後心開

而意明也

陳了翁集

既能見賢又須要尊賢若但見而不能尊則與獸畜之無異今人於有勢者則能屈而於賢不能尊是未之熟思若無志於善則何所不可若必有志焉則於此不可苟也韓退之作師說曲中今世人之病大抵古人以爲榮者今人以爲恥如不能尊賢之類是也爲學之要先要實頭不說大話須是自麤至細自微不至顯但不可分麤細微顯爲兩事言忠信行篤敬言必信行必果最是初學要下工夫處作事第一不可苟且不可因循要作便作直是了當方可放下

卷一

少儀外傳

五

退補齋藏板

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之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進趨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爲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爲本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有舛異若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爲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屑與人商推不屑就人讀授凡人多以此爲恥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與其有終身之恥不若忍暫時之恥也又况從人讀

授適足以爲榮

陳公瑩中其尊敬前輩皆可爲後生法晚年過揚州見榮陽公坐受六拜又拜祖母河南夫人請必無答拜然後拜其與他人語必曰呂公或曰呂侍講其對前輩說後進必斥姓名未嘗少改

呂進伯爲河南北運判黃魯直爲北京教官託魯直請門客數日斥去之召魯直謂曰此人豈可爲人師甚至學院卻見與小子對坐如此豈可爲人師請魯直別請一門客魯直爲之遴選且嚴戒之曰呂運判

卷一

少儀外傳

六

退補齋藏板

行古禮賢且加慎旣數日又逐去魯直問所以進伯云此人尤甚卻聞呼小子字豈可爲人師耶

並呂舍人答人

書

往聞榮陽公與楊道孚諸人書外封只押字書中禮數極簡張正素先生子厚於右丞從表兄也未嘗呼字榮陽公以爲禮此道也今亡矣楊應之兄弟平生安貧樂道未嘗少屈於人元豐間親喪服除至京師寓子家榆林舊第日以麤飯置一盆又以一盆盛菜蔬兄弟分食之甘如飴蜜不求於人卒能有所立云

大抵後生爲學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須令成誦不可一日放過也史書須每日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須是孜孜就人不可自家先自放慢也然此是學之業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亦無不至矣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旁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已

力難仰他人也

並舍人雜說

卷一 少儀外傳

七

退補齋藏板

陳瑩中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畿叟云予元豐乙丑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涪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涪有之余問公曰伯涪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涪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亦未之識也所謂責沈者葉公沈諸梁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

瑩中謂世有伯淳而已不知宜自責者也今世之人聞已所不知其不愠而發謗罵者幾希矣况能自責日夜以爲愧乎

范太史遺事

了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

冠帶然後讀之

舍人雜說

范太史年十五六時在成都玉泉宅居廳事之西閣晝夜觀書未嘗出戶唯是冬年節出拜尊長禮畢復入閣人不見其喜怒戲笑之容

范太史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

卷一

少儀外傳

八

退補齋藏板

處几案無長物研墨刀筆終歲不易其所平生所觀書如手未觸衣稍華者不服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汚履雖穿如新皆出於自然未嘗有意如此也

范太史讀書必端坐斂容正書冊然後開未嘗靠側墩足盛暑不袒裻而寒不擁爐書室中不設榻平生晝日不偃仰也

范太史言舊年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元祐中承議郎游冠卿知咸平縣回一日謁范太史曰畿

邑任滿例除監司欲乞一言於鳳池時范子功在中書也公答曰公望實審當爲監司朝廷必須除授家叔雖在政府某未嘗與人告差遣冠卿慙沮而退子冲聞此語因白公曰說與不說皆可也何必面折之公曰如此是欺此人也吾故以誠告之

元祐中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遍投從官文理乖繆李廌方叔爲范太史門賓與諸人同觀撫掌絕倒公偶出見之問所以然皆以實對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語侍坐者亦不敢問他日吳中請見

卷一

少儀外傳

九

退補齋藏板

公諭之曰觀足下之文應進士舉且不可况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誤請亟歸讀書學文且習進士中辭謝而去

並范太史遺事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遺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矜結縞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

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
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
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
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
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
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朱勃年十二常候
援兄况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見之自失况知
其意酌酒慰援曰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
稟學勿畏也

卷一

少儀外傳

十

退補齋
臧板

桓煜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
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受
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每
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
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
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
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

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

畢給

並後漢書

魏董遇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

魏李秉家誠曰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何從而

至矣

並三國志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

卷一

少儀外傳

十一

退補齋藏板

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世說

雍州刺史武昌王渾與左右作文檄自號楚王改年爲元光備置百官以爲戲長史王翼之封呈其手迹八月庚申廢渾爲庶人徙始安郡上遣員外散騎侍郎東海戴明寶詰責渾因逼令自殺時年十七

張率作賦頌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

並南史

甄琛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棋廢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執燭或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不勝楚痛因遂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爲棋日夜不息豈是向善之意而肆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慚感遂從許赤彪假書研習

後魏楊椿戒子孫曰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於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

卷一

少儀外傳

七

退補齋藏板

便大曠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誠曰今忝二聖近臣居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未嘗言一人罪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審仰誤聖聽以是不敢言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預宴高祖謂諸王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左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

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

並北史

韋昭博奕論云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

選文

王楊盧駱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

卷一

少儀外傳

圭

退補齋藏板

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沈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頽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閻立本善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坐者爲詠召立本令寫焉時閻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

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愧赧退誠其子曰吾少好學
讀書幸免牆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
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誠勿習成末技

姚崇遺令誡子孫曰比日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
既失覆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豈惟自玷

仍更辱先無論曲直俱受嗤毀

並舊唐書

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
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
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

卷一

少儀外傳

古

退補齋藏板

食運爲恣其所欲言誠翻獎應呵反笑至有識知謂
法當爾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
日隆而增怨逮乎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
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誠
哉斯語

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明有才爲父所寵失于教義
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
冀其自改及登婚臣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爲周
暹抽腸斃鼓云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盡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于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旁人

之所移者免夫

卷一

小儀外傳

五

退補齋藏板

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彌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故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僮僕爲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其面而蹈

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親也

人之事兄不可不同於事父何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

沛國劉璉嘗與兄璉連棟隔壁璉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答璉怪問之乃云向來未著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

卷一

少儀外傳

去

退補齋
藏板

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婢妾之所點污風雨犬鼠之所毀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

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當時雖爲敏對於禮未通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必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焉

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神醉魂迷向慕之也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默化

卷一

少儀外傳

七

退補齋藏板

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

梁繆全盛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有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坐棊子布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願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亂離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

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鴛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以來諸見俘掠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尙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畊田養馬以此觀之汝可不自勉邪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人見鄰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

卷一

少儀外傳

六

退補齋藏板

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暝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箴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矧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

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含垢藏疾尊賢容眾
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疆
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
歷茲以往百行皆然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
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
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相橫而稅
豎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吟嘯談詭諷
咏辭賦事既優閑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
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
耳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
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
學也

夫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
徐邈而非許慎習賦頌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
者專徐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
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晉宋以來所有部
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
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

卷一

少儀外傳

九

退補齋
藏板

王頗行譌字前上爲廿能旁作去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書

虎不成多所傷敗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

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

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

人爲考如此非一徧滿經傳或曰今之經典子皆謂

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曰今之

經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

答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

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尙得改文從意何

卷一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藏板

况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

爲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

以說文較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爲是也其

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大抵服其爲書彙

括其餘例剖析窮根源鄭氏注書往往引以爲證若

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間小

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

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

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輒

耳古字多假借以中爲仲以說爲悅以召爲邵以間
爲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適成鄙俗亂旁
爲舌楫下無耳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
生毀獵化爲鴉音葛獸名出山海經寵變成寵寵音郎動反如孔也故從宀如
此之類不可不知吾昔初看說文嗤薄世字從正則
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爲是不得下筆也所見
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
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
也

卷一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藏板

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
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
年或因家世緒餘得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
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愔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
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巳有識旁觀代其
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江南閭里間
士大夫或不學問羞爲鄙朴道聽塗說強事飾辭呼
徵質爲周鄭謂霍亂爲博陸上荊州必稱峽西下揚
都要云海郡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邱

論婚則燕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
有一二百件轉相祖述等問莫知原由施行時復失
所

近世有二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
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
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瘥五音樂在
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繪畫碁博略得梗
槩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異端當精妙也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

卷一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藏板

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宏正爲王宣城所愛
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爲放達至乃尚書郎
乘馬則糺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
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卒者往往而然

並顏氏家訓

李習之寄從弟正辭書知爾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
所懷念勿在意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九
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其餘以與時世進退俯仰
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
十祇益勞其心矣安能有得乎李習之答朱載言書

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矣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

卷一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藏板

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並李文公集

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如何古之人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身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人矣

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

義不宜輕也

杜祁公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

邪

語錄

文正范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爲幃幔之物邪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遺事

卷一

少儀外傳

五

退補齋藏板

隨初九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在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亦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天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能隨遇而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既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隨六三係丈夫失小子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

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

並易傳

桓譚謂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千餘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是今滋蔓傷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隨而踵之循覆車之轍邪彼方自詫曰前之文人才慳而不能宏闡有愧今日之富亦

難與言矣

卷一 少儀外傳

美

退補齋藏板

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記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於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

並晁以道集

王吉爲昌邑王中尉王好遊獵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遊馮式樽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偃薄數以

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進
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
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
治國之道訢訢然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
楛之間哉

王吉傳

韓魏公曰以之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可以免禍者
其惟晦乎又曰人情微處須深體之若直用己以處
所失多矣又曰君子操履須當精微放過一事便爲
小人所窺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

卷一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藏板

之但知其爲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
已處不覺則已覺則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
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于色也

以上並韓魏公

語錄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
清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於其間最年少獨未嘗造焉
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
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怨同時諸公亦
不以爲介也

韓魏公在政府時極有難處置事嘗言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是隱忍不然不可一日處矣公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常至相擊待其氣定每與平之以理使歸於是雖好勝者亦自然不爭也

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繫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

韓魏公在北門一屬官有小才公多委以事人謂公眞許之他日或問之公曰某人但任術所爲大不敦篤大中其弊

卷一

少儀外傳

天

退補齋藏板

韓魏公爲陝西招討時尹師魯與夏英公不相能師魯於公處卽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韓魏公云臨事若慮得是劄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如此方可成務

韓魏公言王文正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祀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默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而復爲善終亦不言

以上並魏公別錄

韓魏公重修五代祖塋域記夫謹家諫

案諫牒古字通用

而

心不忘於先塋者孝之大也惟墳墓祀祖之所託故以子孫不絕爲重琦自志於學每見祖先所爲文字與家世銘志則知寶而藏之有遺逸者常精意搜掇未始少懈時編歲輯寢以大備其所志先域之所在雖距今百有餘年必思博訪而得之卒能不隳先業推及先塋之八世得以歲時奉祀少慰庸嗣之志向若家諫不謹祖先文字不傳雖有孝於祖先之心欲究其宅兆而嚴祀之奠可得乎

韓魏公文集

卷一

少儀外傳

无

退補齋藏板

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尙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之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

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
又况有利祿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歐陽文忠集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
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禮斯美矣世
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尙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
食之物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
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司馬溫公答劉蒙書曰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
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

卷一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藏板

馬文淵誠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
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
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
孟公季良之行也况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敎
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
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以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

駭乎

並司馬溫公文集

人之愛其子者或多曰兒幼未有知爾俟其長而教
之是猶養惡木之萌芽曰俟其合抱而伐之其用力

顧不多哉又如開籠縱鳥而捕之解韁放馬而逐之
曷若勿縱勿解之爲易也

司馬溫公家訓

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夫爲人子而事親或虧雖有他善累百不能掩也可不慎乎

古之爲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餘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德樂文仲說鄒浩學士一事亦好嘗見人寫字

卷一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藏板

不端正必須勸戒之或人問之曰每事端正則心自正矣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解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題品耐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自持更有甚工夫到此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

並陳氏遺書

蠱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傳曰子之於母當以柔巽
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
將順豈無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已陽
剛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
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
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旅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初以陰柔在旅之時
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汙下
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
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

卷一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
藏板

世治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
移屏不齒又禮義廉恥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
所勸督故人莫不强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
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
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爲自棄之人

陳氏

經解

嘉祐初正獻公會諸壻於東園時韓師朴王正國新
登第皆惠穆壻也中休林園閑坐正國唱自作小詞

甚多景純問師朴曰師朴莫亦有否師朴正色曰豈
有此事正獻公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肉自
怕腹中書兩句於子舍之屏風惠穆公赴人飲食之
約未嘗後到曰使主人望望然而客不至吾不忍也

並呂氏家塾廣記

凡作書啟先記彼人父祖名諱於几案

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此三字
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世之人以往來宴會書問爲徒費日力不若不講之

卷一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藏板

爲愈是未知先王治人道之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者以其有禮樂相交之道也故曰粲然有文以相
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其所以講信修睦而免於爭
奪相殺之患者常消禍於未萌也孟子曰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言往來之不可
以已也鄉飲酒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言宴
會之不可以已也聘義曰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言書問之不可以已也此三者所以消禍於未萌而
使免於爭奪相殺之患也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濶略

字者朋之稱也嘗見前輩先進不呼後進字後進固不敢呼先進字也氣類不同者亦不相呼三四十年來先進始有字後進者又觀前輩凡父行父執受拜

不跪

並酬酢事變

劉器之待制云某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

卷一

少儀外傳

語

退補齋藏板

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童蒙訓

問某有一病且如作一簡便須安排言語寫教如法要人傳玩飯一客便要器皿飲饌如法教人感激推此每事皆然先生曰此夸心欲以勝人皆私也作簡請客如法是合做底只下面一句便是病根此病根因甚有只爲不合有已得人道好於我何加孟子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皆是有箇夸心又問更有一病稱好則溢美稱不好則溢惡此猶是好惡使然且如今日泥濘只是五寸須說一尺

有利害猶且說無利害須要如此此病在甚處曰欲
以意氣加人亦是夸心有人做作說話張筋努脈皆
爲有已

又問或曰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然我未有所
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如何
曰是也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
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
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

卷一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藏板

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
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
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
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疏食菜羹卻去房裏爲

甚恁地

並上蔡謝氏語錄

愚柔之質質之不美也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
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
以求變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
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以天下非吾事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有是三者欲身之修未之有也

呂共閭中庸解

劉道原之子羲仲本佳近亦變壞揚子雲稱言心聲書心畫羲仲每有書來呼兒輩譯之數四有不能識者字小而闇弱亦其心術之不明類此某每於書畫

之間可得其人之大半

劉元城語錄

溫公曰凡觀書當先考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今喜以且爲言

案以且爲言者如姑且權且之類

是非可否不得

所安自墮於小人之偷而媿夫君子之篤敬

並鬼以道集

卷一 少儀外傳

美

退補齋藏板

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亦甚好後來只緣累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昔聞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爲他有貴底相態便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爲緣他累輕便去住自在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

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後來雖應
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爲將相手握重
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卻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
株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
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
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
謂大丈夫矣

楊訓同黎才翁侍坐胡文定先生目黎曰爲士人當
只知窮經問學不須及他事如前賢所言誰又罵詈

卷一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
藏板

自家誰又道甚言語如此是自家身心都不用理會
只了得與人閑爭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
禮矣此物奚宜至哉萬一自家都是亦只得如此待
人况罵詈長官親聞乃坐若聽人傳言是來讒賊之
口更有何窮已

楊訓問胡文定先生避敵諸事如意否先生曰不惟
避敵應人切不得望要事事足意得常有些不足處
便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恰有不好事出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

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爾汝者是相爾汝之小恩愛否曰須是壁立萬仞一介不以取諸人方能如此孟子自有此氣象故說出此等話如我以吾仁我以吾義我所不爲皆古之制一聞可使寡人得見之語便更不見大凡事不可放過便受

爾汝

並胡氏傳家錄

晁以道篤於親戚故舊及有牽聯之親一日之雅皆

卷一

少儀外傳

美

退補齋藏板

委曲敦敘後生從而化者甚眾以道盛文肅家外甥洪炎玉父祖母文城君亦盛氏甥以道於玉父爲尊行一日同會京師玉父未及見以道邂逅僧寺中玉父謂以道曰公丈人行也前此未得一見以道遽折之曰某自是公表叔何丈人之有玉父再三謝之曰是表叔是表叔但某未曾敢敘次爾以此知游學之士須經中原先達鉗椎方能有成也

呂氏師友雜志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告季康子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又謂其子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

用之故長王天下又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左傳亦言人生在勤勤則不匱以此知勤勞者立身爲善之本不勤不勞萬事不舉今夫細民能勤勞者必無凍餒之患雖不親人人亦親之常懶惰者必有飢寒之憂雖欲親人人亦不用也公父文伯之母與左傳所記皆故家遺俗相傳之語其必自聖人出也然則後生處身居業其可不以勤勞爲先而懶惰自棄其身哉古人自奉簡約類

卷一

少儀外傳

完

退補齋藏板

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固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馬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莊子九方歎相子綦之子別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相班超者虎頭燕頤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食爲貴食肉爲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春秋以後先王之澤漸遠然善言相傳猶有存者學

者得其言猶可詳思而致力也如伍子胥爲人剛戾
忍詬能成大事趙襄子言君所以能置無恤爲能忍
詬也如忍詬之道微此數人言之後人不知也莊子
稱伊尹強力忍詬亦是道也後世人自處既不厚而
輕用其身皆不知忍詬之道也

前輩嘗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而自修可
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弗問皆使人自修不敢輕發養
成德器也鄢陵之戰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
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

卷一

少儀外傳

卑

退補齋
藏板

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鄭侵蔡有功鄭人皆
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
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
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
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之將爲戮矣范宣子產之言
皆切論也而文子子國深抑之如此者正恐後生輕
發未成德器而先招禍敗卒無以立也故此兩人後
來所立如此之遠良由老成教之有素中有所主也
紹聖初滎陽公罷經筵舍於京城外華嚴寺俟命者

月餘陳無已師道晁伯禹載之唐季實之間皆就華
嚴見公亦爲公留月餘執事左右如親子弟晨夕皆
省揖於寢門之外後人能如此尊事前輩者蓋少矣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蓋常人之情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並舍人
雜錄

有人問祁寬曰尹和靖先生尋常說今日政事向背
當如何寬曰不會說渠曰賢曾問否寬曰不曾問曰
何故不問寬曰先生教人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不

卷一

少儀外傳

聖

退補齋
藏板

謀其政安敢問也渠云孔孟何故說寬曰孔孟亦不
曾說渠引孔孟之言寬曰孔孟在其位爲司寇齊卿
時說底至於答一時君臣問政皆時君大臣問政不
得不告也觀孔孟說底危行言孫及不謀其政氣象
方其間處必不說也曰如此則先王之學焉用寬曰
吾每教人必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必欲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其論政亦大矣奚必指時事
而言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也一日舉示先生

先生曰甚善甚善

和靖語錄
和靖語錄

古之號爲賢士大夫者必謹乎禮必重乎義必從其厚必本其誠者也嗟今之世則異夫是取其便俗于禮不暇謹志急于義不知重澆薄相師於厚不復從貌諛爲敬於誠不必本禮也者貴有別也親戚講拜之禮所以明尊卑長幼之異豈惟親戚凡居父祖之執亦當受子孫致敬今旣論親矣至于致敬則類多交拜尊卑長幼甚矣其無別吉凶禮制人倫所甚重也不宜廢紊今期功至親或以在遠而哀遂不舉或因小隙而不通慰問或乘親喪而殺禮納室或

卷一

少儀外傳

望

退補齋藏板

居夫服而暗受聘定憂制在身雖拘法弗仕而不妨公肆宴樂婦女衣裝當其無戚或去華彩迨夫居憂翻忌純素吉凶之禮又如是而廢紊若乃偏親在上子孫或私分產業而弗念奉養有闕尊長病未及絕肉未及寒卑幼有發篋盜匿而弗暇銜哀茹苦骨肉弗睦則絕不往來騰謗揚惡而不少隱及其歡和則尊卑無間必褻狎喧譁而不相避家至豐裕視親戚孤貧而鮮肯賑恤財雖吝嗇施緇黃則甚所甘心自山水之說熾子孫多稽留襄奉廣營宅兆而專希已

福自科舉之法壞舉子苟幸中選匿服冒戶而弗顧
典憲婚媼之家嫌隙已成則逐婦奪女論勢而弗論
義交承之間前政不肯遺後政之利後政或多毀前
政之短相忌而不相睦學者自非欲得時文速化之
術則莫肯從師不知古人從師本以傳授博約爲事
師者自非得其厚資則弗肯售其時文速化之術不
知古人爲師本只以教育成才爲樂公舉之法久成
私恩或徇權要囑託或喜阿諛巧佞或迫親故干懇
或與他人互易其最下者乃受賂遺而不恥而覓舉

卷一

少儀外傳

聖

退補齋
藏板

之士或修文藝爲勤或借勢力爲援或諷士民稱述
行績以取信於上或恃親舊稔熟而深切責望其最
甚者操持長短而爲脅取之計紛紛干求靡所不至
其有專修職業而待知己必擇所知而自薦者鮮矣
附炎之態則迎意曲合冀蒙親悅迫勢去無望則罷
蹤絕跡視猶路人若乃介潔剛方人惡其不入眾以
禮自持人笑其徒自苦志大慮遠者例目爲狂妄安
分守義者悉指謂無能徇人情而多可乃得賢者之
稱假公帑以妄施必有美政之譽官職以本實之稱

爲簡慢而例從過呼書尺以詔諛不情爲恭敬而紛紜多幅親戚往來通問未免頌德之言交遊品位微差不復相稱以字以丈相呼輩行莫辨以台相謂貴賤無殊口誦詩書者或行同於市井談論公正者或密趨於偏曲毀譽他人者多徇愛憎而不必有實過尤在身者必加文飾而誰肯服理其游學肄業者不思勉已而常冀異恩其居官任事者績考未立而已希賞典躁進者以交結爲必致之資貪墨者恃行賂爲救解之術富貴遂意則無復存功業之心官年踰

卷一

少儀外傳

器

退補齋藏板

格則鮮肯循告老之制見利必圖其所以得臨難必規其所以避父訓其子兄勉其弟交遊之議論同僚之聚話罔不在茲苟可得進身益家弗恤害人蠹國士風之虧禮違義從薄尙僞者如此何以責小民之趨正哉宜乎欺詐攘竊放僻邪侈冒犯法令爭訟繁多而莫能禁止也吾每覽簡牘所記吏考先賢言行無非禮義爲歸及觀前輩書尺率皆語簡意盡於交朋則忠告無詔於卑幼則訓誨必嚴其輕重高下必務得體其敦篤情實自然可慕後進晚生目熟世俗

之事耳熟世俗之談恬安所爲未嘗疑怪則是陷溺其心然也夫入時愈深則失正愈遠聞吾說者亦可

以自警也 何德將歎習

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今取六經及論語孟子孝經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尙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

卷一 少儀外傳

巽 退補齋藏板

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十五字且以中才爲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稍鈍減中才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使人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勉之 鄭氏勤學龜山楊先生見子作許少伊哀詞云文字間甚能形容少伊但全篇大體似平交哀詞前輩於前後輩之際甚嚴又云有美一人兮豐下而多髯此語固可見

其儀形然黃魯直詩玉堂若要真學士須用儋州禿
鬢翁此近乎不敬不可學也聞之使人心服

陳齊之雜錄

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
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
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沈思必根義理以閉邪
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

凡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
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
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己修終無所得

卷一 少儀外傳

異

退補齋藏板

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
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
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誦讀何異

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
耳賤目焉

並高登彥先
修學門庭

少儀外傳卷一 直轄玉堂本要前學士於用前散

少儀外傳卷二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吾黨訓子弟當先趨向如義利之間內外之分不可不辨夫不使先求在我者而遽使之求在外者豈賢父兄所以養子弟者哉

陸子壽書

持身以清潔處心以公平勿使婦人預外事擇師教子學未成勿使應科舉處庠序衣服器用皆出中制稱家有無濟郵孤貧謹慶弔之禮無蓄異物珍寶美妾少僕接賓客以和睦待奴婢以寬恕

治家十事

卷二

少儀外傳

一

退補齋藏板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之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人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

新序

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

說苑

丙吉子顯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始顯少為諸

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齊衣丞相吉大
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
顯也夫人爲言然後乃已

前漢書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
避雨樹下眾皆夷倨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
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
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
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青州人隱蕃逃奔入吳朱據郝普數稱蕃有王佐之

卷二

少儀外傳

二

退補齋藏板

才車馬雲集賓客盈堂潘濬子翥亦與蕃周旋饋餉
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
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人交以糧餉之
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
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之頃之蕃謀作亂於吳
事覺亡走捕得伏誅吳主切責郝普普惶懼自殺朱
據禁止歷時乃解

卞蘭苦酒消渴時魏明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
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

信於此帝爲變色而蘭終不服

並三國志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

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談

桓常侍桓彝也深公是僧法深也案世說作

不宜說之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還臺及行

未嘗不送至車後嘗與曹夫人拊擋箱篋長豫亡後

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篋封而不忍

開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

卷二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藏板

肴案甚盛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眞長

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旣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

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綽集載誄文曰咨子庾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

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悔非雖實不敏敬佩豎韋永敢話言口誦心悲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言次及劉眞長死

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眞

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

並世說

梁賀琛奏今天下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

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邱陵案賀琛傳作積果如

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

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為吏牧民者致貲

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舞

之具所費事等邱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

取之少如虎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案梁書原本誤作

南史南史琛傳無此文今改正又此條之末原本有

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勉強而

為之二十二字其語雖亦見於琛傳而與此條文不

相屬蓋此條本節錄琛奏非其原文抄錄之時偶削

除不盡誤及旁文耳今亦刪去

卷二 少儀外傳

四 退補齋藏板

魏左將軍李栗性簡慢常對道武舒放不肅咳唾任

情道武積其宿過遂誅之北史

顧愷之嘗謂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

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徼倖徒虧雅道無關得

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南史

齊文宣帝怒臨漳令嵇煜舍人李文師以賜臣下為

奴中書侍郎鄭頤私謂祠部尚書王昕曰自古無朝

士為奴者昕曰箕子為之奴頤以白帝曰王元景比

陛下於紂帝銜之帝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

騎執之昕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前殿
畢義雲作書與高元海論敘時事元海入宮不覺遺
之給事中李考貞得而奏之帝由是疎元海和士開
復譖元海帝以馬鞭箠元海六十出爲兗州刺史

並北

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
其知而武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
論餘慶因亦重之敬宗時裴度自興元入覲既至而
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客命酒劉栖楚

卷二

少儀外傳

五

退補齋藏板

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崔咸嫉其矯舉爵罰
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
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

王仲舒韋成季呂洞輩爲郎官朋黨輝赫日會聚歌
飲慕李藩名強致同會藩不得已一至仲舒輩好爲
訛言俳戲後召藩堅不去曰吾與仲舒輩終日不曉
所與言何也後果敗

並舊唐書

笞怒廢於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割民無所
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梁孝元世有中書舍

人治家失度而過嚴刻妻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也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饜饋童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爲家之巨蠹矣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嘗寄人宅奴婢撒屋爲薪略盡聞之嘖蹙卒無一言

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爲畜產今世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爲豚犢者有識旁觀猶欲掩耳况當之者耶

卷二

少儀外傳

六

退補齋藏板

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偶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不覺更有旁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過速乎風霆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

眾矣

裝點子弟文章以爲聲價大弊事也一則不可常繼
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厲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所焉汝曹
所見也勿爲妖妄之費

眞草書跡江南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然此藝不須
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
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
舉世唯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編
齊書自謂可觀唯以筆跡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胄

卷二 少儀外傳

七

退補齋
藏板

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工書崎嶇
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
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

治家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爲禮之謂也吝者
窮急不恤之謂也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園場
之所產雞豚之膳埘圈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
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
之具已足但家無鹽井耳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

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闔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恥黃門郎裴之禮好待賓客或有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江南朝士因晉中興而渡江本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塿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也

卷二

少儀外傳

八

退補齋藏板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大命干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才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覬獲酬謝或有諠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矣見靜退未遇者便謂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興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得者焉

可勝算乎

並顏氏家訓

張霸卒遺敕諸子曰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
善加己直爲受之

後漢書

正獻公平日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時書於
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

童蒙訓

嚴彭祖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
勝人事君以不脩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
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彊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
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而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

卷二

少儀外傳

九

退補齋藏板

竟以太傅官終

漢書儒林傳

范子夷說仲尼聖人也纔作陪臣顏子大賢也簞食
瓢飲後之人不及孔顏者遠矣而常歎仕宦不達何
愚之甚若能以自己官爵比之孔顏僥倖甚矣

舍人雜說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
所以持身矣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
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
不能自克常自以爲必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所
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保故設心處事戒

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也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與家人待羣吏如待奴僕愛百姓如愛妻子處官事如處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卷二

少儀外傳

十

退補齋藏板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范侍郎育作庫務官隨時箱籠只置廳事上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當官者弗辭迂謹而深避嫌疑惟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以免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疎絕要當以清心省事爲本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

中傷也當官處事務要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
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
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
慎始防人疑眾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
之道也

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
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致慎不可不詳知也

已上並童

訓蒙

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

卷二

少儀外傳

十一

退補齋藏板

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
曰寬則得眾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
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
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但見官人多虐
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姓不管唯務寬大
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
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

龜山語錄

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
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

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卻
間功夫枉用卻間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上蔡謝氏語錄

榮陽公在維揚時東萊公爲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
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

其簡儉如此

呂氏雜說

蘇丞相子容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
每旬檢校未愈鄧元孚爲樵縣簿謂其子曰尊公高
明平昔以政事稱今豈可爲一豪婦人所給公爲賢

卷二

少儀外傳

七

退補齋藏板

子不可不白但諭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其子
白之公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
有觀望或有可悔旣此婦死元孚大慙服曰某輩狹
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

蘇氏談訓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
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
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舍人

雜錄

徐仲車先生爲楚州教授嘗言事各有所主不得相

侵其借書必白經諭有急故留門必白直學不敢自專也

徐仲車先生嘗言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能爲姦必欲和莫若分過而不掠美

並徐仲車

語錄

呂文穆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文穆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問之何損時皆服

其量

涑水記聞

范子夷嘗言其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爲州縣之職徒勞人耳非所以學聖人也

程氏遺書

李公擇尙書家嘗置聲妓孫中丞莘老不以爲然滎陽公曰此莫是小節否孫中丞曰此一節亦不小

崇寧初衣服皆尙窄袖狹緣有不如是者皆取怒於時故當時章疏有言衰衣博帶尙存元祐之風矮帽

卷二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藏板

幅巾猶襲姦臣之體蓋東坡喜戴矮帽當時謂之東坡帽黃魯直喜戴幅巾故言襲姦臣之體也韓子蒼大觀間嘗贈予外弟蔡伯世詩云秃巾小帽紛紛是眼明見此衰衣士秃巾小帽皆當時浮薄子所尙關正叔既被召衣服不改舊或問之曰正叔若登對衣服當如何正叔曰衣帛帛見衣褐褐見並舍人雜記

孔穎達疏曰讒言之起由數問小事於小人

孔穎達詩正義

問荆公弗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他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

卷二

少儀外傳

古

退補齋藏板

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且弗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覆推究方可

程氏遺書

范子夷說其祖作外任官時與京中人書言居官慎弗竊論曲直不同任言官時取小名受大禍因言吾徒相見正當論行己立身之事耳

舍人雜說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誼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爲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旣以利得必以利殆縱得免死莫不

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

顏氏家訓

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夫士君子生於世已無能而望他人用已無善而望他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可乎予幼聞先僕射言立己以孝弟爲基恭默爲本畏法爲務勤儉爲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

卷二 少儀外傳

五

退補齋藏板

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久近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著龜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瑄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日櫛縱筭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得如婦

孝然則崔之門安得不大乎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眾盛實爲名閥天后時宰相魏元同選尚書之先爲婿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爲衣食資願下髮爲尼有一尼自外至曰汝福厚豐必有令匹子孫將徧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齋裝以迎矣令勢利之徒於此豈不捨信誓知反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予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馘夕食甌葡萄而已皆保重名於世永寧

卷二

少儀外傳

六

退補齋藏板

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汝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復敢言後釵爲馮球外郎妻首飾王聞之曰外郎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賈相國餽門人賈有奴頗橫馮愛賈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謁賈賈未出有二青衣齎銀罌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盃馮悅盡舉之俄病渴且噎因暴卒賈爲歎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遇禍噫王以珍玩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

物邪馮以卑位貪貨不能正其家忠於所事不能保
其身不足言矣賈之奴害客於牆廡間而不知欲始
終富貴其得乎舒相國元興與李繁有隙爲御史鞠
譙獄窮致繁罪後舒亦及禍今世人盛言宿業報應
曾不思視履考祥事歟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
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
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子家本以學識
禮法稱於士林比見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者多取
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業之重屬於後生夫行

卷二

少儀外傳

七

退補齋藏板

道之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
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
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醢醬可一日無哉

柳氏家訓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
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
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
孔氏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何畢子董子之
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
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

二子尙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追聽塗說

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

柳文與劉禹錫書

唐僕射柳仲郢鎮鄭城有婢失意於成都鬻之刺史

蓋巨源

案蓋巨源原本作藍巨源今考北夢瑣言及李昉太平廣記所載均作蓋巨源今考正

西川大校累典大郡居苦竹溪女僧以婢導於巨源

備賞技巧他日巨源窺牕柳婢侍左通衢有鬻綾羅

者召婢就宅蓋於束縑內選擇邊幅舒卷揲之第其

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命扶之而去

都無言促令輿還女僧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

卷二

少儀外傳

六

退補齋藏板

曰雖賤人曾為柳家細婢死矣安能事賣綾絹牙郎

乎蜀都聞之皆嗟嘆清族之家率由禮則

出北夢瑣言

孔戡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

退處如怯夫然

韓文

有貨玉帶者王文正弟以呈文正文正曰如何弟曰

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文

正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

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王文正公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瞑目曰吾門素風

一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於閨

內易之不敢令公見焉

並各日遺事

范文正公與朱氏姪書曰汝守官處事小心不得欺與同官和睦盡禮有事只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興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

各爲好事以光祖宗

范文正公文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

卷二 少儀外傳

五

退補齋藏板

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然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厠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衍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然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反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歸田錄

梁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者俞三副求賣地云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爲吉

上年老多忌卽命市之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理於墓側長子位宮監鮑邈之魏雅初皆有寵於太子邈之晚見疎於雅乃密啓上云雅爲太子厭禱上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大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及卒上徵其長子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至建康欲立以爲嗣銜其前事猶豫久之卒不立庚寅遣還鎮司馬光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

卷二

少儀外傳

干

退補齋藏板

武帝之慈愛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可不戒哉是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朱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眾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尙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爲車

撲殺之

並通鑑

夫人爪牙之利不及虎豹

強不及熊羆奔走

之疾不及麋鹿飛颺之高不及燕雀苟非羣聚以禦外患則久爲異類食矣是故聖人教人以禮使知父子之親人知愛其父則知愛其兄弟矣知愛其祖則知愛其宗族矣如枝葉之附於根幹手足之繫於身首不可離也豈徒使其粲然條理以爲榮觀哉實欲使相爲依庇以扞外患也

聖人知一族不足以獨立也故又爲之甥舅婚媾姻以輔之猶懼其未也故又慈養百姓以衛之故愛親者所以愛其身也愛民者所以愛其親也如是則

卷二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藏板

其身安如泰山壽如箕翼他人安得而侮之哉故自古聖賢未有不先親九族然後能施及他人者彼愚者則不然棄其九族遠其兄弟欲以專利其身殊不知身旣孤人斯戕之矣於利何有哉故世之人欲愛其身而棄其宗烏在其能愛身也孔子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善爲家者盡其所有而均之雖糲食不飽敝衣不完人無怨矣夫怨之所生生於自私及有所厚薄也漢世諺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春言尺布可縫而共衣斗粟可春而共食譏文帝以天

下之富不能容其弟也

今之爲後世謀者不過廣營生計以遺之田疇連阡陌邸肆跨坊曲粟麥盈囷倉金帛充篋笥慊慊然求之猶未足施施然自以爲子子孫孫累世用之莫能盡也然不知以義方訓其子以禮法齊其家自於十數年中勤身苦體以聚之而子孫以歲時之間奢靡遊蕩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娛又怨其吝嗇無恩於我而厲之也始則欺給攘竊以充其欲不足則立約舉債於人以俟其死而償之觀其意惟患

卷二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藏板

其祖考之壽也甚者至於有疾不療陰行酖毒亦有之矣然則嚮之所以利後世者適足以長子孫之惡而爲身禍也頃嘗有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家甚富而尤吝嗇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鎖而封之晝則佩鑰於身夜則置鑰於枕下病甚困絕不知其子孫竊其鑰開藏室發篋笥取其資財其人復蘇卽捫枕下求鑰不得憤怒遂卒其子孫不哭相與爭匿其財遂致鬪訟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自呈訴於府以爭嫁資爲鄉黨笑蓋由子孫自幼及長惟知

有利不知有義故也夫生生之資固人所不可無然
勿求多餘多餘希不爲累矣使其子孫果賢邪豈疏
糲布褐不能自營死於道路乎若其不賢邪雖積金
滿室又奚益哉故多藏以遺子孫吾見其愚之甚也

並溫公
家訓

伯淳作縣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
有媿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
若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
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其利害所在教

卷二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
藏板

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
穽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
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州縣近令勸誘富民賣鹽勸
誘百姓爲名人官以後便不可脫爲民父母豈可暫
時罔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予嘗爲泰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
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日取罪人早間在東廊晚間
在西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
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

此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人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

童蒙訓

步騭與衛旌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在內卧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強也而今舍去欲以爲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置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

卷二

少儀外傳

五

退補齋藏板

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

三國志

范雲少與領軍長史王暎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暎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舍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

南史

李脩尹京兆莊憲太后崩爲山陵橋道置頓使嗇官費物物裁損靈駕至灞橋從官多不得食始議更造渭城門計錢三萬脩以爲勞不聽使鑿軌道深之柱

危不支方過喪而門壞輻輳僅免徹門乃得行脩妄
奏車軸折山陵使李逢吉劾罔上請免官

唐書

王瓘性儉率嘗有臺使至瓘爲設食使乃裂去薄餅
緣瓘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

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

北史

劉器之建中崇寧初知潞州部使者觀望治郡中事

無巨細皆詳考然竟不得毫髮過枉驛券亦無違法

與者部使者亦歎服之後居南京有府尹取兵官簿

籍點磨他寓居無有不借禁軍者獨器之未嘗借一

人其廉慎如此

卷二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藏板

峭直深刻之人明習法令所以檢護其身可使無過
此其所長然卒用其所長以把持窺刺爲心一一聽
之使人褊迫不容苟善其刻而用其深則必置人主
於有過之地士有負俗之累而其心坦明出於愷悌
不肯欺負人主以賊其民與彼刻深之人相去萬萬
豈可以有瑕之玉而置於砒砒之下乎取人於上者

將何擇哉

陳了翁集

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如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所生

舍人雜錄

發人私書拆人信物深爲不德甚者遂至結爲仇怨余得人所附書物雖至親卑幼者亦未嘗輒留必爲附至及人託於某處問訊干求若事非順理而已之力不及者則可至誠面卻之若已諾之矣則必須達

卷二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藏板

所欲言至於聽與不聽則在其人凡與賓客對坐及往人家見人得親戚書切不可往觀及注目偷視若促膝並坐目力可及則斂身而退候其收書方復進以續前話若其人置書几上亦不可取觀須俟其人云某所惠書云云足下請觀之方可一看若書中說事無大小以至戲謔之語皆不可於他處復說凡人家切不可於几案上及書櫥等內翻看人家書簡及記事冊子錢穀文簿若人將文字令已看切不可於背後觀皆無德之一端也凡借一物上至書冊下

至器用苟得己者則不須借若不獲己則須愛護過
於己物看用才畢便卽歸還切不可借爲名意在
沒納及不加愛惜至有損壞大率豪氣者於己之物
多不自愛惜人物豈可亦如此此非用豪氣之所乃
無德之一端也凡飲食蒸餅去緣饅頭去帶肉去脂
皮之類皆非成人所爲乃癡騃無知而已自非生硬
臭惡與犯己宿疾之物豈有不可食之理凡與人同
坐夏則已擇涼處冬則已擇暖處及與人共食多取
先取皆無德之一端也

范益謙
自戒

卷二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
藏板

郭逵爲西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逵知其必生
邊患用備邊財賦事連商賈移牒取問韶讀之怒形
顏色擲牒於地者久之乃徐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
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問韶韶以原牒繳進無一
損壞上不悟韶計不直逵言自後逵論韶並不報而
韶遂得志矣予舊見前輩語及此事無不切齒而新
進小生往往以此贊韶不容口近有一士人自言久
遊太學論及韶行事亦以此爲智數過人而不以罔
上陷老成罪韶往者苟合干進者持此自售亦不足

怪不謂經此大變故猶守舊聞此等輩真是不識濁

淨其可責哉

陳齊之雜錄

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

無禮請謁非吾教也

顏氏家訓

黃髮之人五臟氣虛精神耗竭若稍失節宜即動成

危瘵蓋老人勸情不能自調在人資養以延遐算為

人子者深宜察其寒溫審其館藥依四時攝養之方

順五行休王之氣恭恪奉親慎無懈怠

春屬木主發生春肝氣王肝屬木其味酸木能勝土

卷二 少儀外傳

五

退補齋藏板

土屬脾主甘當春之時其飲食之味宜減酸益甘以

養脾氣盛者調噓氣以利之順之則安逆之則少陽

不生肝氣內變春時陽氣初升萬物萌發正二月間

乍寒乍熱高年之人多有宿疾春氣所攻則精神昏

倦宿患發舉又復經冬已來擁爐熏衾啗炙飲熱至

春成積多所發泄致體熱頭昏膈壅涎嗽四肢勞倦

腰脚不任皆天所發之疾也常宜體候若稍覺微疾

不可便行疎利恐傷臟腑別生餘疾若別無疾狀或

只選食治方中稍涼利飲食調停與進不須服藥常

擇和暖日引侍尊親於園亭樓閣虛敞之處使放意
登眺用攄滯懷以暢生氣時尋花木遊賞以快其意
不令孤坐獨眠自生鬱悶春時若親朋請召老人意
欲從歡任自遨遊常令的親侍從惟酒不可過飲春
時人家多造冷饌米食等不令相與如水團糲粘冷
肥膩之物多傷脾胃難得消化大不益老人切宜看
承春時遇天氣頓暖不可頓減綿衣緣老人氣弱骨
疎風冷易傷纔至春時但令多著夾衣遇暖之時一
重重漸減不致暴傷也

卷二 少儀外傳

无

退補齋
藏板

夏屬火主於長養夏心氣王心主火能剋金金屬肺
肺主辛其飲食之味當夏之時宜減苦增辛以養肺
氣心氣盛者調呵氣以疎之順之則安逆之則太陽
不長心氣內潰盛夏之月最難調攝陰氣內伏暑毒
外蒸縱意當風任性食冷故人多有滲泄之患况是
老人尤宜保輔若簷下故道穿隙破牕皆不可納涼
此爲賊風中人最毒宜居虛堂淨室水次木陰潔淨
之處自有清涼每日凌晨進溫平順氣湯一服飲食

溫軟不令太飽

並食老
奉親書

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用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而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燕飲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

顏氏家訓

世間大有病人親朋故舊交遊來問疾其人曾不經一事未讀一方自騁了了詐作明能談說異端或言是虛或道是實或云是風或云是蠱或道是水或云

卷二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藏板

是痰紛紜謬說種種不同破壞病人心意不知孰是遷延未就時不待人欬然致禍各自散走是故大須好人及好名醫識病深淺探蹟方書博覽古今是事明解者看病不爾大誤人事

孫思邈千金方

言及先人理當感慕江南人事不獲已須言闕閱必以文翰罕有面諭者北人無何便爾說話及相訪問如此之事不可加於人也若言須及者則斂容肅坐世父叔父兄弟各以尊卑輕重爲容色之節皆變於

常

江南凡弔者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

陰陽說云辰爲水墓又爲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

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涕泣二宮爲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爲人多

卷二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藏板

被抑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

偏傍之書死有歸斂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者不近人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

並顏氏家訓

胡文定問楊訓相知訓言楊宋臣愷悌君子既而宋臣受總司差權湘潭令大熱中之官遇疾而終訓請先生言於總司保任爲沒於王事先生曰宋臣固可

傷然凡事不必如此計較君子愛人以德使宋臣在
決不喜爲此等事賢能教養其孤足矣

胡氏傳家錄

葬者人生之大事死者以窀穸爲安宅死而未葬猶
行而未得其歸也是以孝子雖愛親留之不敢久也
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誠由禮
物有厚薄奔赴有遠近不如是不能集也今王公以
下皆三月而葬蓋以非同位外姻無會葬者故適時
之宜更爲之制禮未葬不變服啜粥居倚廬寢苦枕
塊旣虞而後有所變蓋孝子之心以爲親未獲所安

卷二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藏板

已卽不敢安也今世俗信術者妄言以爲葬不擇地
及歲月日時則子孫不利禍殃總至有至終喪除服
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不葬至爲水火
所漂焚他人所投棄死亡尸柩不知所之者豈不哀
哉人所貴有子孫者爲其死而形體有所付也旣而
不葬則與無子孫而死道路者奚以異乎詩云行有
死人尙或殮之况爲人子乃忍棄其親而不葬哉唐
太常博士呂才敘葬書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
之蓋以窀穸旣終不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

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則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城兆有常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天壽皆因卜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邱壠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

卷二 少儀外傳

三

畏補齋藏板

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選葬時而規財利斯言至矣夫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固非葬所能移就使能移孝子何忍委其親不葬而求利於已哉世又有用羌人法自焚其柩收燼骨而葬之者人習爲常恬莫之怪嗚呼訛俗悖戾乃至此乎或曰旅官遠方貧不能致其柩不焚之何以致其歸葬曰如廉范輩豈其家富邪延陵季子有言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舜爲天子巡狩蒼梧而殂葬於其野彼天子猶然况士民乎必也竭力不能

歸其柩卽所亡之地而葬之不猶愈於火焚乎

道無精粗本末而古有大學小學之別者特學有其漸云爾子夏之門人小子灑掃應對進退而子游以爲末不知灑掃應對進退卽精義入神之妙而欲二之則過矣東萊先生所編少儀外傳學者終身行之猶懼不及而曰少儀云者謂時過則難學而少成若天性故欲自童丱而習之庶幾趨嚮蚤正氣質易成非曰小學宜習而大學不必知也與我同志者盍深省焉嘉定癸未三月朔雲谷胡

巖起題

卷二

少儀外傳

語

退補齋藏板

右少儀外傳一編先兄太史暇日手自次輯者也首命其名曰帥初次更其名曰辨志而其終則定以是名焉祖儉嘗獲侍坐與聞所以爲此編之意蓋以始學之士徒玩乎見聞汨乎思慮輕自大而卒無據故指其前言往行所常知而易見者登之於策使之不待考索而自有得於日用之間其於求易遽知而非可卒見則皆略而不載苟讀是編而無所厭忽各因其所得而有自立之地則先兄

之心庶乎其不泯矣丹陽郡文學譚元猷祖儉之
同舍生也欲刊其書於學宮因識所聞於卷末紹
熙二年七月十五日東萊呂祖儉書

卷二

少儀外傳

三

退補齋
藏板

08054

淵二季小月十五日東萊呂祖儉書

少儀外傳卷下終

是突代刻時文學館示

同舍生也欲刊其書於學宮因識所聞於卷末紹熙二年七月十五日東萊呂祖儉書

